

雨幕

□ 杜静如

我并不是很喜欢雨天,潮湿、压抑是它给人的印象。但每当雨落下时,织成的幕布给日常事物覆盖上一层朦胧感,又令我痴迷探寻。

下雨的午后最适合睡觉,这样的天气带着淡淡的凉意,稍盖着肚子入眠,梦中都是美好。

可我因为志愿活动出了门,即使打了伞也免不了让脚腕沾湿。一手扶着伞把中央,一手在底部轻轻一旋,雨滴簌簌地洒向周围,这是我为数不多喜欢雨天的部分。

公交车上挣扎着想跑直的水滴,还是斜向了后方,成了一个斜着的栅格,把窗外的世界分割。不时闪过粼粼的光波,我常会想象浸成深色的树木旋转扭曲成怪物出现,那我该躲到哪里呢?

路程有点远,往窗户上哈气,画一个喜欢的图形。虽然冬天做更合适,但在雨天画也别有一番趣味。

到达社区,门口往外撑着个挡雨的顶棚。小雨顺着滑到边沿,不时聚成一大水滴坠下,与外层刷刷的细纱不一样,这更像是点缀雨幕的饰品。越靠近雨幕,泥土的气味越重,闻着些微提神,这是只有雨水洗刷后才有的特殊味道。

小雨,是清新的。喜欢烟雨江南,月余的梅雨却是忍不了的。短暂地去过江南,雨丝落在西湖上砸起的小坑是可爱的。层层叠叠的荷叶接着雨幕,这里雨珠滚动,鲜活的动态才证明不是梅雨给曲院风荷上了层滤镜。

走过断桥就是雷峰塔,传说镇压着

白蛇的地方。《白蛇传》的故事就发生在西湖,“欲把西湖比西子,淡妆浓抹总相宜”,谁不期待在西湖开始一段美丽的故事呢?

朦胧的西湖边是朦胧的小镇,江南的小桥流水、青砖黛瓦、亭台楼阁、乌篷矮船,无须多言就是一幅图画。行走在画景,再加上烟雨朦胧的丝雨,仿佛闯入了诗画的意境。

“烟笼寒水月笼沙”,秦淮河流淌着贡生们的江南。不知多少文人墨客来到秦淮边,又有多少人赞美它的才思。

华灯初上,与状元灯合照,就好像得到了状元的文思。雨停歌起,应该拿上折扇晃几下,体验江南氛围。泛金的舫船染开河面,江南小调荡漾开,让人不禁跟着呢喃,吟游雨幕带给自己的奇特感受。

是否有潺潺柔情,或是郁郁烦闷?是否会豪气冲天,或是温婉多情?

怪石翠林河流是一方的错落,园林一向是江南的标志。几格花窗,几条回廊,分割出园林的布局。有的填充山石方宅,有的养殖飞鸟奇葩,一步一景,总有意想不到的收获,力求还原自然的状态。

不可或缺的是绿色,夏日正是树木繁茂的时候,园林可算是避暑胜地,随处都有树荫可以休息。

当下雨是另一副样子,叮叮当当敲在石阶上,为园林披上乐章。

梅雨,是优雅的。如果碰上大雨天就不想出门了,但总有各种事让人们在大雨天出现。比如扔五线绳,在端午节后的第一个雨天

让雨冲走,据说会带来好运。

端午前后雨水总是充足的,从小到大我没落过一次,可惜这次离家连五线绳都没带,又何谈雨天扔掉。

记忆中剪断绳子从窗口扔下,自然会顺着大雨飘走。趴在窗边盯着绳走的方向,急流不一会儿就奔向了远方。

天晴后出门总会在路上拐角处看到五线绳的踪影,一定是水过时被卡在那里了。我从不去辨认是谁的祝福被卡在这,只坚信自己的被带到远方。

不久前一个快递到了,但是看阴云密布快下雨了。快递站不远,我本着速战速决的想法,抓起伞就下楼了。

不巧的是刚到楼下,豆大的雨滴就砸下来了,幸好带了伞,撑开。估摸着是急雨,笃笃笃地敲在伞面,我的脚步也随之哒哒。幸运的是自己期待了好久的礼物,小心把东西护在怀里返回。

笃笃的声音变调,升得更为尖锐,仿佛要把伞面凿穿。我一愣,这伞跟了我三四年,难道不行了?我犹疑停在原地观察,遂发现结晶小块散在地上。原来是下冰雹了!反应过来立马往家门冲去。

冰雹没有追上我的脚步,安全回家。不论是五线绳还是礼物,大雨的到来都为它们赋予特殊的意义。

大雨,是幸福的。出门夜跑,柏油路被雨水冲得发亮,夜晚在路灯的照耀下清晰倒映出斑驳的树影。抬头见月亮被片片厚云遮挡,平白变成波动的剪影。

一路明灭,堪堪在红绿灯前停留。我突然理解了苏轼的“庭中如积水空明”。积水基本上已经排干,可路上的人还是少了些,许是大雨影响避开出行,反而为我添了一抹安静。

笔直的路两边种着笔直的树,还记得“踩影子”的游戏,此时竟不忍踩到每棵树的影分身,怕影子的伤害反应到本体上,跑步倒成了跳步。

有风轻轻吹拂,卷过大地又吹起大雨的凉意,树叶沙沙作声,好像对我致谢,又像是在给我加油,跑起来更有劲了。

在我回到门口的时候月亮探出头,终于在街面上看到了缺席的月光,比任何一天都要明亮。

到家后不久雨又淅淅沥沥地下起,听入耳中别是一番妙音,雨幕成了演奏的乐谱,乌云则是高超的乐师,按序弹下不同的雨滴。

有砸在玻璃的声音,落在地上的声音,密密摩擦空气的声音,你方唱罢我登场,便宜我听了一场演唱会。

白噪音?这是我喜欢雨天的另一个部分。每次总能从中听出不同的感觉,当我需要时给予我力量。

拿起录音笔记录下今夜的喧嚣,却只有我一人欣赏。

像走在晨光的森林中,月光照的通亮。雨滴一个个乘着风落在泛着荧光的松软草丛中,有的钻进土里,有的向河流跑去。

河水汇集水滴,缓缓流淌,映出两个月亮。河边有象群汲水,有鱼儿游曳……

渐渐地我陷入梦境。雨夜,是宁静的。

土坡上的童年

□ 党子妍

我不知道该从何说起,因为这一切都是如此渺茫无尽头。

桥上的霓虹灯整夜亮着,红的,黄的,敲碎我玻璃窗上的霜,洒满我的床。我有时十分感激它,常明的光足以驱散整晚的黑暗与梦魇,夜夜赐予我恬静的梦。只可惜,这样好的光从未真正入过我的梦里。儿时的贪玩,父母的责备,回忆里的跳皮筋、丢沙包、跳房子、丢手绢、打弹珠、拍卡片……那些人和事都是我思念的蛊惑,引着我夜夜回到那个灰黄的土坡。

下课铃一响,我从墙角抄起班级大扫帚骑着满学校跑。“你看,扫把星!”同学们捂着嘴笑。我越听跑得越起劲,直到校长出面把我“拎”回班去。拎回班去,再溜出来,隔着铁门招呼校门口“二蛋”拿零食过来卖。“二蛋!五个枪,一根冰棍儿。”一手交钱一手交货。上数学课,我便坐在第一排弯着腰在课桌里嗦刚买来的冰棍,嗦到甜处忽然察觉到一阵炽热的目光,慢慢抬起眼检查过后,默默把没吃完的冰棍放进包装袋里。一下课,又赶忙从课桌上拿出那袋融化的糖水,配着一毛一个的蛋卷枪吃起来。

“咱中午吃过饭就去!还有我俩的一个同学。”“你去不去?”龙龙和露露的眼睛里满是渴望。“我不敢走那么远,我妈会打我的。”“那我们可去了。”当我抬

起头,他俩已经蹦蹦跳跳飞也似的离开了。他们是一对龙凤胎,龙龙是哥哥。他俩比我大两岁,每到我家中午吃饭的时候,就跑到我家院里趴在窗台上透过玻璃喊我出去。我妈总会热情地把他俩招呼进来,分发一些蛋卷之类的小吃。那天,他俩小坐一会儿便走了。我向爸妈撒谎溜了出来,看见他俩已经踢着什么东西下了土坡。东西丢下了,是一个塑料蘑菇小人,我便偷偷藏着。那天的午觉真长,一觉便睡到了日落。

周五下午,一群孩子的眼睛直勾勾盯着国旗下面的钟表,一下,两下,叮铃铃……把快翘到天上的书角往下压两下,铅笔头扔进文具盒里,背起书包就往外跑。我和兄弟们光顾“二蛋”“郭飞”后在小路碰头。我把“枪”分给兄弟们,我的手里也多了一个粘牙糖,一根火爆鸡筋,还能再咬一口老冰棍,喝两口饮料。我们结伴到了小路上的“悬崖”,男孩们动情地叙说着早年发生的事实或是虚构得来的故事。胆子大的男孩左脚跨过“悬崖角”,双脚呈“倒八字”搁在崖角两

侧,双手攀着崖壁,右脚也跟着挪动。过了崖角,接着两只脚一前一后慢慢向前挪,越走越宽。同行的兄弟一个接一个地过了崖,只剩我在崖的另一边急得满头大汗却不敢向前一步。他们有的伸出手想拉我过去,有的说把我丢在这里来激我的潜力,有的传授我过崖的方法。我最终还是过了崖。

在那个由沙砾和尘土堆砌的小镇,姑娘们跳皮筋,边跳边念:“马兰开花二十一,二五六,二五七,二八二九三十一……”,直跳到太阳落下山,各家的母亲喊着回去吃饭。孩子们拍卡片玩儿,一张被拍翻,两张被拍翻,却总想着能再赢回来。直到最后一张都落入了别人的口袋,才哭哭啼啼地说:“你等着,我回家告诉我哥去”。这些故事如同清晨的露珠,在梦里依旧新鲜如初。它们也许会哄骗我一生,便随它们去吧。

每当我的心变得芜杂,世事的变化使我不安,我便会梦见土坡上的童年。那里有一群纯真的孩子,还有一段永不磨灭的时光。

看见

□ 李跃伟

我看见
蚂蚁那么小
又看见
星星也是那么小
蚂蚁告诉我
其实它比星星大
星星的话
我无法听到

我的天空

□ 李跃伟

楼群窃取了天空
人群窃取了时间
在有限的自由之中
在走进人群的途中
我看着春天的花盛开
看着飞来飞去的蜂蝶
在楼群的间隙看见
灿烂的阳光和悠悠的白云
这时候
一首歌在心里唱起
一首诗在心里产生